

费尔克劳话语分析视角下哈查只库法演讲的权力建构

曾凡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北京

【摘要】伍麦叶王朝时期演讲发展为一种掌控与镇压的工具，哈查只·本·优素福是伍麦叶王朝时期著名军事家、演说家，以冷血铁腕著称；本文旨在从费尔克劳话语分析的视角剖析哈查只初到库法时的演讲，分析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即哈查只对于权力关系的认知，以及通过文本对于权力关系的表达与实现；结合演讲文本中的语言特征阐释哈查只演讲文本作为社会事件参与社会实践并发挥影响的因果关系，即哈查只如何通过演讲在伊拉克为自己建立权威。

【关键词】哈查只；话语分析；权力关系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18日 **【出刊日期】**2025年1月18日 **【DOI】**10.12208/j.ssr.20250002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in al-Hajjaj's Kufah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rclough's discourse analysis

Fanfa Zeng

Department of Arabic,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During the Umayyad Dynasty, speeches evolved into tools of control and suppression. Al-Hajjaj ibn Yusuf, a renowned military commander and orator of this period, was infamous for his cold-blooded and iron-fisted approach.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al-Hajjaj's speech upon his initial arrival in Kufah through the lens of Fairclough's discourse 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power, focusing on al-Hajjaj's perception of power dynamics and how these are expressed and realized through his speech. By examining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speech, the study elucidates how al-Hajjaj's speech acts as a social event that engages in social practice and exerts influence. Specifically, it investigates how al-Hajjaj established his authority in Iraq through his speech.

【Keywords】 Al-Hajjaj; Discourse analysis; Power relations

1 引言

1.1 诺曼·费尔克劳话语分析理论简介

费尔克劳的话语分析理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要素：文本、社会事件、社会实践，而文本被视为社会事件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为社会实践带来因果效应；因果效应中的重点考察对象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过再现这个社会的某些部分以达到确立、维持以及改变社会权力关系、控制关系以及削弱关系的目的；体现在本文中就是文本在社会实践起到意识形态的灌输作用，可以实现维持甚至改变意识形态的效应；因果效应同样来源于文本的形式，具体体现为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特征等^[1]。

1.2 哈查只在库法清真寺演讲简介与话语分析的联系

哈查只·本·优素福（公元660-714年）手腕强硬、

性格暴戾、但是天性聪颖、颇有辩才^[2]。哈查只担任伊拉克总督的任务是镇压各地的反叛力量，尤其是库法、巴士拉等地的反对派，库法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中心，许多伊斯兰革命和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哈查只上任后，以铁腕与高压政策强化对当地人民的控制，实现平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哈查只刚到任伊拉克时，在库法清真寺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这篇演讲以充满恐惧威慑与语言力量而闻名，成为了阿拉伯历史上最为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之一；在费尔克劳的话语分析理论中，哈查只的演讲文本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在演讲文本中哈查只通过一系列语言特征实现其对于权力关系思想的灌输，从而达到特殊普遍化的目的，即将自身对于权力关系的认知普遍化给伊拉克的人民；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讲，本文旨在探究哈查只如何通过演讲文本实现伊拉克的稳定。

2 概念隐喻理论下哈查只演讲中的隐喻手法使用

2.1 概念隐喻理论简介

概念隐喻理论由乔治·拉科夫和马克·约翰逊于1980年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中首次提出，标志着隐喻研究从传统上的修辞现象进入到认知现象的研究，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思维是基于人的经验基础，反应人对世界的认知。乔治·拉科夫和马克·约翰逊将隐喻概念分成三种类型：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3]。本体隐喻指的是我们将抽象的事物具像化为实体；结构隐喻指概念结构的挪用，即将一个概念结构类比为另一个概念结构；方位隐喻指将认知对象与方位相结合，例如上对应好，下对应坏。本章将通过概念隐喻理论，结合哈查只演讲文本中的隐喻手法，分析哈查只对于权力关系的认知，以及如何通过文本得到权力关系的实现。

2.2 哈查只演讲文本中的隐喻手法

哈查只的演讲文本词藻华丽、极具威慑力，并且频繁运用隐喻手段，文本中出现了众多阿拉伯人所熟知的意象，如“骆驼”、“牧人”、“弓箭”、“屠户”等等，这些意象起到了对库法民众的威慑作用，同时体现了哈查只自身对于权力关系的认知。据黎巴嫩学者汉纳·法胡里的《阿拉伯文学史》记载，哈查只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伴有身体缺陷，身体上的自卑造就了他对绝对服从的渴望。

2.2.1 演讲文本中的结构隐喻

例 1：“我看到一些脑袋瓜已经熟透了，该摘了！这些脑袋瓜是属于我的。我仿佛是在看着那些蒙头巾和胡须之间的鲜血……”

哈查只将头颅比作是熟透的果实，在这一语境下“反叛者的头颅”作为一个具体的物体，映射到“成熟的果实”这一概念上，体现了对于反叛者生命或结果的具象化理解，通过果实的成熟与收割象征了反叛者头颅落地作为其生命的结果。并且结束反叛者的生命、镇压反叛就如同采摘果实一样简单，也体现了哈查只的强势与杀伐果断，伴随果实采摘后的场景是“蒙头巾和胡须之间的鲜血”，哈查只营造出暴力血腥的恐怖画面以威慑库法人民，从而达到通过恐惧建立服从与权威的目的。

例 2：“信士的长官——愿真主使他万寿无疆——在自己面前摊开了箭囊中所有的箭，把它们一支支都试过了，结果发现我最硬、我最坚，于是便用我射向你们。”

哈查只将自己比作是由信士长官挑选的“最坚硬

的箭”，而伊拉克人民则是“箭”的目标，这样的比喻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描述成一种攻击性或目标导向的行为，强调了自己像“箭”一样有明确的方向性、力量和攻击性，“箭”作为一种结构性工具，帮助伊拉克人民理解哈查只所认知的权力关系——即通过控制、命令或攻击来影响臣民。

2.2.2 演讲文本中的本体隐喻

例 1 “今晚驱赶你的人可不是好惹的！他不是放羊赶骆驼的牧人”

哈查只将伊拉克的人民比作“羊”、“骆驼”，而自己是比“牧人”更不好惹的存在；在这个隐喻中表达了哈查只认为伊拉克人民应该像“羊”、“骆驼”一样成为可驾驭、可控制的存在，强调了臣民的服从、耐性、与可驯化的特性；同时认为统治者的作用应该不止局限于对臣民的驯服，而应该是比“牧人”更强硬、更不好惹的存在。

例 2 “也不像卖肉屠户那样软弱可欺”

哈查只将统治者比作“卖肉屠户”，暗示统治者像屠户一样对待臣民或社会，具有控制、支配和剥削的特征。屠户是一个可以“操控”和“支配”的角色，暗示统治者在治理下层民众时，可能采取压迫、剥削的手段。而他却认为“卖肉屠户”是一个软弱可欺的角色，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更为恐怖的角色，体现了他对于权力关系是绝对的统治与支配的认知，并且通过恐惧威慑的方式使伊拉克人民服从。

3 立场三角理论下哈查只演讲中的人称指代使用

3.1 杜波依斯立场三角理论简介

杜波依斯提出的立场三角理论中立场表达与塑造过程的存在三个步骤，分别是评价、定位、对齐；评价指的是立场表达者“界定”某个立场对象，使其具有“特定品质或价值”的过程；定位指的是立场表达者明确其情感立场并宣示确定性和知识的过程；对齐指的是标准化和规范化不同立场之间关系的行为。杜波依斯认为立场表达行为可以同时产生三类立场后果：立场表达者评价一个客体、立场表达者设置一个主体（通常自己）、立场表达者调节与其他主体的认同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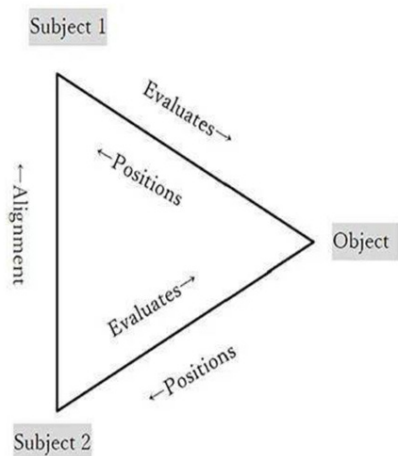
立场表达过程也是一个人意识形态的输出过程，对于权力关系的建构过程；本章将从立场三角理论出发，基于哈查只演讲中的人称使用特征，分析哈查只的权力关系表达与建构手段。

3.2 哈查只演讲中的人称指代使用

哈查只的演讲文本中直接用第二人称代词指代库法与伊拉克的民众，并且巧妙的运用第三人称代词、模

糊人称指代与名词指代来建构自己的权力；第三人称与模糊人称常用于指代叛乱的人，并且第三人称与模糊人称常与严厉的惩罚相联系用于警示库法人民叛乱的残酷后果。

哈查只的演讲文本中同样直接使用名词来进行人称指代，例如文中出现的“凭真主起誓”、“信士的长官”等，则通过宗教权威为自身构建权力。



例 1：模糊人称的使用

“我看到一些脑袋瓜已经熟透了，该摘了！这些脑袋瓜是属于我的。”^[4]

在这里熟透的脑袋瓜是一个模糊的指代，并不直接指代库法听众，而是指代叛乱或者不接受统治、不顺从的人，在立场三角理论中，“熟透的脑袋瓜”成为哈查只所塑造的客体；哈查只自身属于主体一；库法听众属于主体二，哈查只对于叛乱者的评价是他们的头颅是熟透的果实，而对自己的定位是采摘果实的人，即收割叛乱者头颅的人，体现了哈查只对于叛乱者绝对的镇压与统治权；作为主体二的库法听众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服从统治的，另一部分是具有叛乱倾向的，于哈查只而言服从统治的库法民众，他们的头颅不是熟透的果实，但是具有反叛倾向的库法民众，他们的头颅则会由他收割。

例 2：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

“我凭真主起誓，给你们三天的期限，谁过了三天还不去，我就要他的脑袋搬家！”

在这里第三人称代词“他”指代不服从哈查只命令的人，哈查只作为主体一对于这一客体的评价是要让他的脑袋搬家，对自己的定位也是掌握对其的绝对统治权、可以随意决定他的生死，对于作为主体二的库法民众，哈查只的对其的定位是肉体消灭所有不服从其

命令的人，直到所有人都服从他的统治，与其持有相同的立场。

例 3：名词作为人称指代

“信士的长官——愿真主使他万寿无疆——在自己面前摊开了箭囊中所有的箭，把它们一支支都试过了，结果发现我最硬、我最坚，于是便用我射向你们。”

这句话点明了哈查只被任命为伊拉克总督的原因，是因为信士长官的认可，也表明了信士长官对于伊拉克民众的态度，即“用最坚硬的箭射向伊拉克民众”，信士长官这一客体作为宗教领袖，拥有被统治臣民的拥戴，哈查只将自己定位为被信士长官认可并挑选出来的人，代行信士长官在伊拉克的统治权，宗教领袖的背书使其天然的处于对于伊拉克民众的统治地位，并且哈查只利用了宗教权威来建构自己的权力。

4 语言象征性功能下哈查只演讲的语言纯粹性

4.1 语言象征性功能简介

亚西尔·苏莱曼提出语言具有象征功能与交际功能，语言的交际功能是指语言作为传递社会信息的工具，还是人类在社会互动中达成共识、协调行动的基础；语言的象征功能是基于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下，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背后的指向意义，例如语言作为族群群体的边界标志、语言作为权力与主导的象征^[5]。本章将从语言背后的指向性是权力与合法性的角度论述哈查只演讲的权力塑造。

4.2 哈查只演讲中的语言纯粹性与力量

在伍麦叶王朝时期阿拉伯语的纯粹性与无语法错误在社会政治影响中至关重要，哈里发在公众演讲过程中必须避免出现语法错误、保证语言的纯粹性，能够正确的说阿拉伯语在公共生活和政治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6]。

因此语言的纯粹与正确在伍麦叶王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哈查只在演讲过程中使用了阿拉伯贝都因人的标符方式，而贝都因人的语言被视为“高贵的未受过污染的语言”，这样纯粹正宗的阿拉伯语给予了哈查只高贵的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在阿拉伯大征服时期，阿拉伯语成为征服者更为强大的群体认同象征，阿拉伯语成为象征威望、权力、强大的力量；换言之，谁掌握了标准、纯粹的阿拉伯语，谁就掌握了权威与力量；而哈查只在演讲中将阿拉伯语的音韵发挥到极致、词藻华丽、句式工整、并且善用各种修辞，以至于这篇演讲的精彩程度被载入史册，哈查只对于阿拉伯语的精通与掌握使其天然的处于权威地位对于阿拉伯语掌握程度不如他的伊拉克人民进行统

治。

5 哈查只演讲与权力建构的因果关系

哈查只在伊拉克库法清真寺的演讲文本作为社会事件的一部分，参与到了哈查只在伊拉克权力建构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但是文本与权力的塑造并不是简单的机械性因果关系，而是经过文本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文本中是通过语言与权力的结合完成了对于权力的塑造。通过概念隐喻理论，我们可以得知哈查只对于权力关系的认知，他认为他与伊拉克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冷血铁腕下的绝对统治与绝对服从；通过立场三角理论，我们可能看出哈查只如何表达自己的权力观念，并将自己的权力观念普遍化的，他通过塑造各种恐怖血腥的画面、通过肉体消灭威胁所有不顺从或具有反叛倾向的臣民从而实现对于伊拉克人民的恐惧威慑，并且通过宗教的权威为自己的权力合法性背书，从而达到让伊拉克人民肉体与精神的屈服的目的；

最后从语言的象征性角度，我们可能得知哈查只对于阿拉伯语的精通也赋予了他威望与力量，语言的强势也成为其塑造强权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 [1] Norman Fairclough,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Routledge, 2003, p8-p10
- [2] 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M],商务印书馆,2005.
- [3] Lakoff G. and Johnson M.,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 *Cognitive science*, no.2 (April 1980), pp.195-197.
- [4] 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M],译林出版社,2010.
- [5] Yasir Suleiman, *The Arabic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A study in ide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p32
- [6] Yasir Suleiman, *The Arabic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A study in ide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p54-p55.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